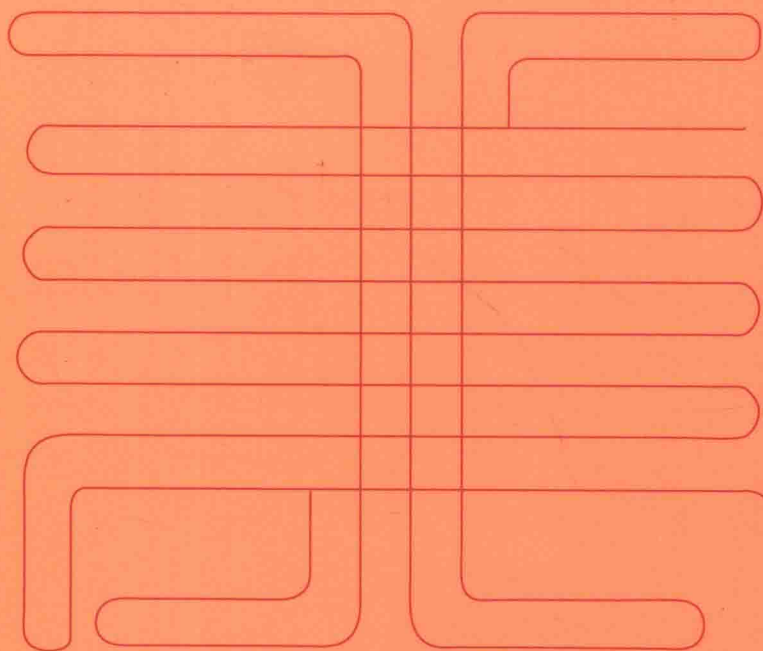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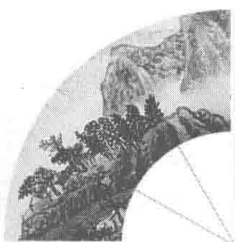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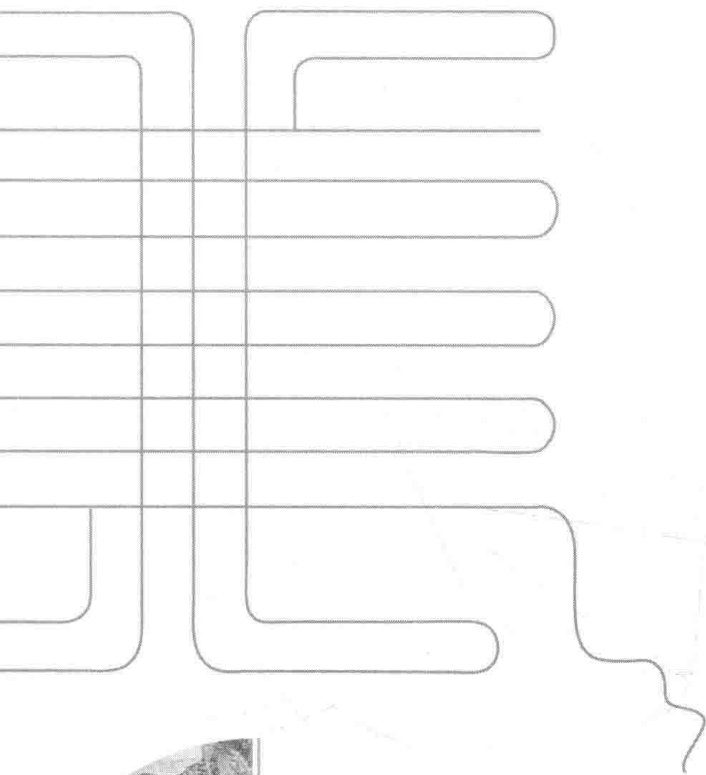


意境探微

蔡锺翔 邓光东 主编
古 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意境探微

蔡锺翔 邓光东 主编
古 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境探微 / 古风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 / 蔡锺翔, 邓光东主编)
ISBN 978-7-5500-2094-8

I. ①意… II. ①古… III. ①意境 - 文艺美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202号

意境探微

古风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统 筹	毛军英
责任编辑	臧利娟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3.2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094-8
定 价	4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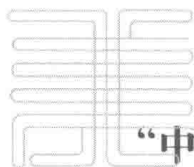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7-3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p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元化 徐中玉 王运熙

主 编：蔡锺翔 邓光东

副 主 编：陈良运 关小群

执行副主编：洪安南

常 务 编 辑：朱光甫

编 委：邓光东 刘文忠 关小群 成复旺

朱光甫 陈良运 李壮鹰 张海明

洪安南 党圣元 袁济喜 黄保真

蒲震元 蔡锺翔

再版前言

袁济喜

这套“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初版于2001年，时隔十五年再版，作为编委与作者，依然感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中国美学范畴，顾名思义，是对中国数千年源远流长的美学与文艺史理论的概括。范畴这个术语本是从西方哲学引进的。西方所谓范畴是指人类主体对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它与概念不同，概念一般反映某个具体事物的类属性，而范畴则是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与把握。中国美学的范畴与西方美学相比，富有体验性与感知性，善于在审美感兴中直击对象，这种范畴把握，融情感与认识、哲理与意兴于一体，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中国美学范畴，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美学与哲学智慧的彰显，也是艺术精神的呈现。诸如感兴、意象、神思、格调、情志、知音等美学范畴，既是对中国美学与文艺活动的总结与概括，也是人们从事艺术批评时的器具。对中国美学范畴的认识与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与认识，而且还是一种体验与濡染的精神活动。中国美学范畴的生成与阐述，与个体生命的活动息息相关，这种美学范畴在社会形态日渐工具化的今天，其精神价值与艺术价值越发显得重要。中国当代美学范畴与精神的构建，毫无疑问应当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中汲取滋养。

这套丛书缘起于1987年，当时正是国内人文思潮涌动的时候，那时我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任教的一名年轻副教授。



1

再版前言

吾师蔡锺翔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同事成复旺、黄保真教授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理论史》，接着又发起与组织编写了“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历时十三年，于2001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辑，有《美在自然》《文质彬彬》《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原创在气》《因动成势》《风骨的意味》《意境探微》《意象范畴的流变》《雄浑与沉郁》等十本。我承担了其中的《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两本。

在编写这套丛书时，蔡老师作为主编，撰写了总序，确定了基本的编写思想，对于什么是中国美学范畴及其特点，作出了阐释，将其归纳为：一、多义性与模糊性；二、传承性与变易性；三、贯通性与互渗性；四、直觉性与整体性；五、灵活性与随意性。这五点是中国美学范畴的特点。强调中国美学范畴的认识与体验、情感与理性、个体与总体的有机融合。另外，蔡师也强调“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编写与出版，是随着中国美学的研究深入而催生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中，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兴趣成为当时亮丽的风景线，我在当时也开始写作《六朝美学》一书。而随着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对中国美学范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意象、意境、境界、神思、比兴、妙悟等范畴成为人们的谈资，时见于论文与著作中，也是文艺学与美学中的热门话题。正是有鉴于此，汇集这方面的专家与学者，编写一套专门研究中国美学范畴的高水平丛书的策划，便应运而生。正如蔡师在全书总序中所说：“‘丛书’选题主要是元范畴和核心范畴，也包括少量重要的衍生范畴，在这些范畴之内涵盖若干相关的次要范畴。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工程是浩大的、艰难的，但确是意义深远的，它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的史的研究和体系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套书从策划到编写，再到出版，历经十多年，作为撰写者与助手的我，见证了蔡师的呕心沥血，不辞辛劳。比如扬州大学古风



教授撰写的《意境探微》一书，倾注了蔡老师审稿时的大量心血。尽管古教授当时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了相关论文，在这方面成果不少，但是蔡老师本着精益求精的方针，反复与他通信商谈书稿的修改，经过多次打磨与修改之后，最后形成了目前出版的书稿。记得那时我和蔡老师都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每次我去他家拜访时，总是见到他在昏黄的台灯下伏案看稿与改稿，聊天时也是谈书稿的事。有时他对作者书稿的质量与修改很是着急与焦虑，我也只好安慰他几句。

本丛书体现这样的学术立场与宗旨。这就是：一、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旨趣。每本书都以范畴的历史演变与范畴的结构解析为基本框架，同时，立足于探讨中国美学范畴的当代价值与当代转化。作者在遵循基本体例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观点，彰显“和而不同”的学术自由精神。二、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兼容并包之襟怀，融会中西，将中国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与文化相比较，尽量在比较中进行阐释，避免全盘西化或者唯古是好的偏执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丛书的第一辑出版后，在2002年5月25日，丛书编委会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举行了第一辑的出版座谈会，当时在京的一些著名学者侯敏泽、叶朗、童庆炳、张少康、陈传才，以及詹福瑞、韩经太、左东岭、朱良志、张晶、张方等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我也有幸与会。学者们充分肯定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美学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认为这套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与会者赞扬这套书体现了古今融会、历史的演变与范畴的解析相贯通的学术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正是在这些鼓励之下，丛书的编委会与作者经过五年的继续努力，于2006年底出版了丛书第二辑的十本，即《美的考索》《志情理：艺术的基元》《正变·通变·新变》《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神思：艺术的精灵》《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虚实掩映之间》《清



淡美论辨析》《雅论与雅俗之辨》《艺味说》等。第二辑与第一辑相比，内容更加丰富，涉及中国美学与艺术的一些深层范畴，写法愈加灵动，与艺术创作的结合也更加明显。显然，中国美学范畴研究的水平随着丛书的推进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从2006年丛书第二辑出版至今天，一晃又过去了十年。令人哀伤的是，蔡老师因病于2009年去世了。原先设想的出版三十本的计划也终止了。在这十年中，中国美学范畴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将中国美学范畴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相联系的论著问世不少，将中西美学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是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历经时间的考验，不但没有过时，相反更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与水平。时值当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的研究与讨论的热潮，这套丛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认真负责的撰写精神，以及浸润其中的追求人文与学术统一、古今融会、中西交融的学术立场，不追逐浮躁，潜心问学的心志，在当前越发彰显其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研究中国美学的书系中，这套丛书的地位与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在今天再版，实在是大有必要。在这十年中，发生了许多变故，丛书的顾问王元化、王运熙先生，副主编陈良运先生，编委黄保真先生，作者郁沅先生等，以及当初关心与帮助过这套丛书的著名学者侯敏泽、童庆炳先生，还有责任编辑朱光甫先生，已经离世，令人伤怀。对于他们的辛劳与帮助，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今天，这套丛书的再版，也蕴含着纪念这些先生的意义在内。

本次再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宗旨，经过与作者协商，在重新校订与修订的基础之上，将原来的丛书出版，个别书目因各种原因，未纳入再版系列。相信此次再版，将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丛书的水平与质量。至于书中的不足，也有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2016年12月31日

总序

蔡锺翔 陈良运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人类的理论思维，如果不凭借概念、范畴，是无法展开也无从表达的。美学范畴，同哲学范畴一样，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和支点。一部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新范畴的出现，旧范畴的衰歇，范畴含义的传承、更新、嬗变，以及范畴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构成了美学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呈现出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的面貌，因而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非常需要吸纳融汇古代美学范畴中凝聚的审美认识的精粹。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余年中，美学范畴日益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的研究重心，在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有逐渐向范畴研究和体系研究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推进，预计在21世纪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到目前为止，研究美学、文艺学范畴的论文已大量涌现，专著也有多部问世，但严格地说，系统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的前景和开拓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是很突出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多义性和模糊性。范畴中的大多数，古人从来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或界说，因此，这些范畴就具有多种义项，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如“境”这个范畴，就有好几种含义。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禛，却缺乏对“神韵”一词的任何明晰的解说。不仅对同一范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其用意也不尽相同。一个影响很大、出现频率很高的范畴，使用者和接受者也只是仗着神而明之的体悟。

二、传承性和变易性。范畴中的大多数，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从创建以后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成为历代通行的范畴，但于其传承的同时，范畴的内涵却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后人不断在旧的外壳中注入新义，大凡传承愈久，变易就愈多，范畴的内涵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如“兴”这个范畴，始自孔子，本是属于功能论的范畴，而后来又补充进“感兴”“兴会”“兴寄”“兴托”等含义，则主要成为创作论的范畴了。

三、通贯性和互渗性。古代美学中有相当数量的范畴是带有通贯性的，即贯通于审美活动的各个环节。如“气”这个范畴，既属本体论，又属创作论；既属作品论，也属作家论，又属批评、鉴赏论。至于各个范畴之间的互渗，如“趣”和“味”的互渗，“清”和“淡”的互渗，包括对立的互转，如“巧”和“拙”的互转，“生”和“熟”的互转，就更加普遍。因而范畴之间千丝万缕、交叉纠缠的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四、直觉性和整体性。许多范畴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其美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典型的例子如“味”这个范畴，什么样的作品是有滋味的，如何赏鉴作品才是品“味”，怎样才是“辨于味”，“味外味”又何所指等等，都是不可能用言语来指实，只能是一种心领神会的直觉得悟。既然是直觉的，即不经过知性分析的，就必然是整体的把握。如风格论中的许多范畴，何谓“雄浑”，何谓“冲淡”，何谓“沉着痛快”，何谓“优游不迫”，都不可条分



缕析。直觉性与模糊性无疑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五、灵活性和随意性。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单音词，其组合功能极强，一个单音词和另一个单音词组合便构成一个新的复音词。中国古代美学利用组词灵活性，创建了许多新的范畴，如“韵”和“气”组合构成“气韵”，“韵”和“神”组成“神韵”，“韵”和“味”组成“韵味”，等等。而这种灵活性可以说达到了随意的程度，一个主干范畴能繁育滋生出一个庞大的范畴群或范畴系列，举其极端的例子而言，如“气”，不仅构成了“气韵”“气象”“气势”“气格”“气味”“气脉”“气骨”，还演化成“元气”“神气”“逸气”“奇气”“清气”“静气”“老气”“客气”“孱气”“伧气”“山林气”“官场气”等等，当然这些衍生的名称未必都算得上范畴，但确有一部分上升到了范畴的地位。

上述这些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也就是研究中的难点，要给予传统美学范畴以现代诠释，而不是以古释古，难度是很大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我们现代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采纳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诠释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现代语汇，要将传统美学范畴装进现代逻辑的理论框架，便会感到方枘圆凿，扞格难通。中国的传统思维，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即没有同原始思维决裂，相反地却保留了原始思维的若干因素。我们不能同意西方某些人类学家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还停留在原始思维的水平。中国古人的理论思维在先秦时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保留的原始思维的痕迹，有些是合理的，保持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不以形式逻辑来切割肢解，是符合辩证法的原理的，在传统美学范畴中也表现出这种长处。因此，研究中国美学范畴，必须结合古人的思维方式，联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庶几能作出比较准确、接近原意的诠释。范畴研究的深入自然会接触到体系问题。中国古代美学家、文论家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者极少，但从范畴的整体来看是否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呢？范畴的层次性是较为明显的，如有些研究者区分为元范畴、核心范畴（或



主干范畴)、衍生范畴(或从属范畴)等三个或更多的层次。但范畴之有无逻辑体系,研究者尚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倾向于首肯“潜体系”的说法,即范畴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范畴总体虽然没有显在的体系,却可以探索出潜在的体系。但要将这种“潜体系”转化为“显体系”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转换实际上是重建。有些研究者梳理整合出了一套范畴体系,只能是一家之言,是一种先行的试验。由于对各别范畴还未研究深透,重建整个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条件就没有完全成熟。于是我们萌发了一个构想,就是编辑一套“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每一种(或一对)范畴列一专题,写成一本专著,对其美学内涵作详尽的现代诠释,并尽量收全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代表性用法和代表性阐述,力争通过历史的评析揭示各范畴内涵逻辑展开的过程。“丛书”选题主要是元范畴和核心范畴,也包括少量重要的衍生范畴,在这些范畴之内涵盖若干相关的次要范畴。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工程是浩大的、艰难的,但确是意义深远的,它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的史的研究和体系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一工程从1987年开始策划,历时十三年,得到许多中青年学者的热烈响应。更有幸的是,在世纪交替之年,获得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丛书”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丛书”共计30本,预定在四年内分三辑出齐。为此组织了力量较强的编委会,投入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力争使“丛书”成为精品图书。我们万分感佩江西出版部门充分估计“丛书”学术价值的识见和积极为文化建设做贡献的热忱。最终的成果也许难以尽惬人意,但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必将在中国美学范畴研究的长途跋涉中留下一串深深的足印。

修订版自序

本书于2001年12月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其间，也曾印刷过两次，发行量也不错。这次终于盼来了修订再版的机会，因此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对于“意境”问题产生兴趣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写作本书的最初想法产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学界还没有研究“意境”的专著出版。随后就收集资料，研读思考，撰写大纲。诸如《意境概论大纲》《意境美学大纲》和《意境学大纲》等。当时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学术准备不足和畏惧自费出书等原因，一直没有动笔写作。等到动笔写作此书时，学界已有1540多篇“意境”研究论文发表，并有6部“意境”研究专著出版了。从一方面看，这是好事，可供参考的资料很丰富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成了难事。能够挖掘的材料，别人挖掘了；可以写作的题目，别人也写了。譬如“意境”是一口水井，现有的水已被别人用了；如再用水，就得往更深处去挖掘，自然难度也就大了。最初的一些写作构想，大多已被别人抢占了先机，不得不忍痛割爱，另起炉灶。因此，愈到后面，研究的难度和写作的难度也就愈大。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似乎没有难度，因为他可以闭目塞听，无视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只在古人书堆里找一些资料，就写成老生常谈的文章。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学术论著最忌讳重复他人的观点。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本书就是在这样充满了挑战的学术语境里写成的。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为自己制定了“四从五求”的基本原则。“四从”，即从难、从严、从高和从深。所谓从难，就是紧紧抓住“意境”研究中的难题，譬如意境的内涵和本质等，攻克难关；所谓从严，就是严谨治学，不盲从，不媚外，追求自己的学术个性；所谓从高，就是研究的起点要高，视界要高，见识要高；所谓从深，就是对问题开掘要深，论述要有深度。“五求”，即求实、求新、求精、求顺和求通。所谓求实，就是资料要翔实，文风要朴实，研究要实事求是；所谓求新，就是要引证新资料（不论是否名人，只要有一言可采，就用。学术乃天下公器，故出以公心，平等待人），使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所谓求精，就是资料要精选，论述要精约；所谓求顺，就是力求字顺、文顺和意顺，让人读之易解，阅而不倦；所谓求通，就是古今变通，中西沟通，全书贯通。总之，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要极力规避不良学风和不良文风的影响，合古人之意，集今人之长，立自己之说，力争站在当代意境研究的前沿观察，站在当代意境研究的高地发言，撰写一部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书。虽然，本书的实际写作距离这些原则尚远，但我还是努力地去做了。

本书是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的。第一部分即第二章，是“意境史”的研究，对于“意境”范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从而把握和整合历史语境中的“意境”理论。对于学界经常谈论的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王夫之和王国维等人，要挖掘新资料，要进行新论证，要提出新观点；对于被“意境”研究者忽视了的刘勰、普闻、谢榛、陆时雍和梁启超等人，则要将他们请出台，并指出他们在“意境史”上的杰出成就和独特贡献，以引起“意境”研究者们重视。在“意境”发展史上，这10个人物都很重要，一个也不能少。正是由于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出色表演，才构成了一部多姿多彩的意境发展的历史大戏！

第二部分即第三、四章，是“意境论”的研究，紧紧围绕着



“意境”的内涵和本质等难点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的阐释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看法。具体说，首先，对于“意境内涵泛化现象”进行辨析、清理和净化的基础上，分别从符号学、诗学、美学和文化学等四个学科的视野里，对“意境”内涵作了新观察、新分析和新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其次，将“意境”本质的难题，分别纳入到人与自然、原始与文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四个关系的维度中，进行了新思考、新探寻和新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因此，这部分内容用力最多，创新性和精彩点较多，也是我比较满意的。所以，这部分内容就成为全书的重头戏。

第三部分即第一、五章，是现代“意境”学术史的研究。全书开篇，回顾20世纪的“意境”研究，比较全面地清点了百年来“意境”研究的主要成果，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出路；全书结尾，对21世纪的“意境”研究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的探讨，提出了“意境”理论现代化、世界化和“意境学”建构的新观点。

总之，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广泛吸纳和评价了百年来的“意境”研究成果，具有总结性；二是古今变通、中西比较的新的理论建构，具有创新性；三是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力争做到在前沿上探索、在高地上发言和在创新上立论，具有前瞻性。所以，本书是百年“意境”研究史上一部具有总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特点的论著。

15年过去了，现在再细读本书，仍然觉得有新鲜感，仍然感到很满意。也许这就是本书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之所在。因此，为了保持本书的历史原貌，这次修订时，对于基本内容、基本论述和基本观点等都不作改动，只是改正了一些误排和漏排的文字，补充了个别资料和论述，增加了一篇自序。

15年来，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文艺报》《中国文



化报》和《中华读书报》对于本书的出版都作过报道。《江海学刊》、《东方丛刊》、《书品》（中华书局主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和《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10篇书评文章。尤其是著名“意境”研究专家蓝华增先生、林衡勋先生和薛富兴先生都撰写了书评文章^①，对本书给予了好评。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和王汶成先生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本书给予好评^②。著名学者王振复先生和黄维樑先生也对于本书的一些观点进行商榷和评价^③。本书的一些章节在刊物上发表之后，先后被《诗刊》《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文艺理论》《美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转载。本书第五章第一、二节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发表后，作为20世纪“意境”范畴研究的重要成果，被收入葛红兵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一书^④。这些都是对我的热情鼓励，因此对以上专家、学者和刊物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

当然，我也发现有些“意境”研究论文、著作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等，对于本书的关注和引用，只是局限于“意境史”研究部分。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没有关注到本书的“意境论”研究部分，令我有些被冷落的感觉。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意境论”

① 蓝华增：《古风〈意境探微〉简评》，中华书局《书品》2004年第3辑，第92—93页；林衡勋：《现代意境研究的新拓展》，《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第6版；薛富兴：《现代意境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和新创获：评〈意境探微〉》，《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204—205页。

② 童庆炳：《再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第8页；王汶成：《近年来意境研究综述》，汝信、曾繁仁主编《中国美学年鉴》2002年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汶成：《全球化语境下的“意境”研究述评》，《文学前沿》第7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王振复：《对〈意境探微〉一书的四点意见》，《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黄维樑：《为意境（境界）研究热降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 古风：《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葛红兵主编：《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第二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15页。

研究部分更具有创新性，也更加精彩。我想，对于本书“意境论”研究部分，如果你仔细地阅读了，如果你也与同类著作比较了，那么你一定就会知道本书的学术价值了。在这里，我自信地承诺，也自信地期待！

当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决定要再版“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时，我很高兴，终于使本书有了一次修订的机会。但是，我又很悲伤，因为当年为该丛书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主编蔡锺翔先生、副主编陈良运先生和常务编辑朱光甫先生已先后离开人世。此刻，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也深深地感谢他们！

古 风

2016年11月12日于扬州湖东阁寓所



13

修订版自序